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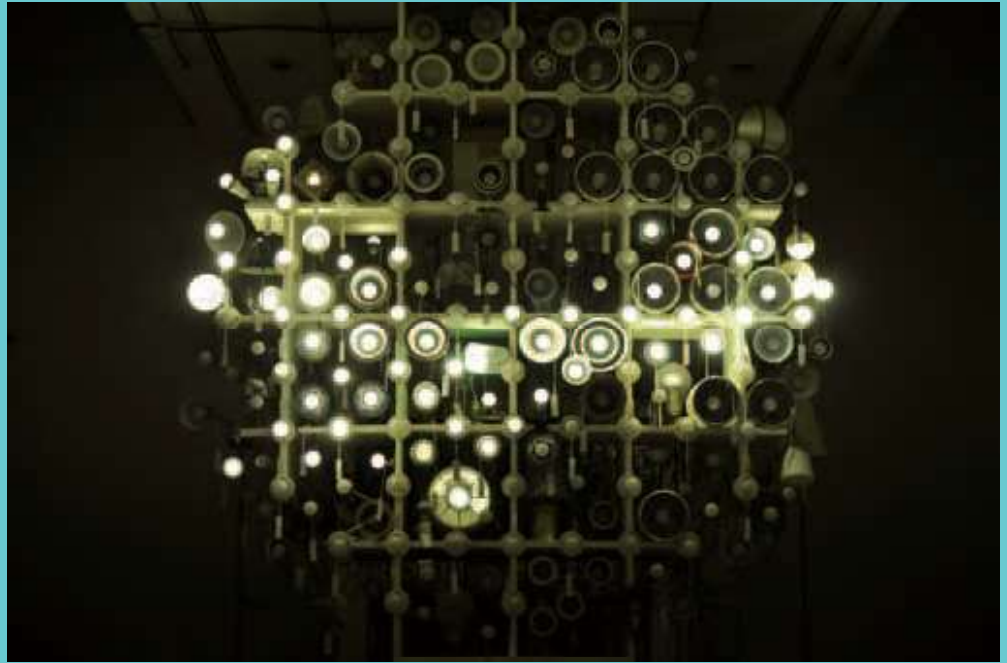
從形式美學到開放互助 豪華朗機工，一場華麗的熱氣球之旅

From Formal Aesthetic to Open Cooperation
A Grand Hot Air Balloon Ride with Luxury Logical

文 | 蕭佳倩 Hsiao Chia-Chien 圖 | 豪華朗機工 Luxury Logical



▲ 豪華朗機工，左起：陳志建、張耿豪、張耿華、林昆穎



▲ 〈日光域〉，複合媒材，台北市立美術館，2010。（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在當代藝術產出的脈絡裡，藝術家如何生存是更具辯證性的，此辯證性內容可能包含遊戲、辯論、逃逸等方式，以調和「藝術不是一項職業」這項不成文的認定。然而，由於當代藝術的跨域性格與文化的橫向連結，我們發現某些藝術家正在這項連結系統中，為自己的職業或身分，找到合法性的地位，讓我們看到一絲轉型正義的曙光。我們不得不回想一種處境，當一個人（尤其是藝術家）的實質性與他該有的身分發生斷層，而在現實層面上捲起一堆荒涼的疑雲時，這道曙光就很有撥雲見日的救贖意味，它解放了他者的不安。

四個亞瑟王

「豪華朗機工」成立於2010年1月1日，由「豪華兄弟」與「朗機工」兩個團體合併組成，合併後成員包含張耿豪、張耿華、陳志建、林昆穎四人，在此之前，各自已有長達近10年的作品發表經驗。耿豪、耿華雙生兄弟的影像造型與機械裝置實力雄厚，朗機工則是科技藝術好手，本身跨域色彩濃厚。團體之間的合併本來就不多見，而傾向直觀知覺、作品具有手感的豪華兄弟與強調概念發想的朗機工，合併的動機和方式著實令人好奇。據成員回憶，約自2004年開始，因為技術需要陸續有一些小合作，那時候藝術家的自我本位還很強烈，約莫在2009年左右，他們決定在合併以前把話講清楚，包括做藝術的方式、創作的時間規範、去除領袖制、位階關係平等……，彼此授權主導，但都是亞瑟王。這群亞瑟王裡有三個自稱有閱讀障礙，從頭看完的書屈指可數，生活經驗是他們最大的資產，於是從生活感情到創作無所不聊，幾乎是掏心掏肺的對話方式，為這個原先看來不太合拍的團體奠定合併基礎。從每個成員的專長在作品中得以均質展現而論，這個對話所建立的團隊默契才如此耐人尋味，就像經過打磨，作品中酷炫的鋒銳不見，科技成份更服膺人性面。此對話關係也為他們發展出以往未見的作品形態，大抵而言就是他們所謂的「照顧計畫」¹。照顧計畫原意是「啄木鳥計畫」(woodpecker project)，啄木鳥的捕食既餵飽自己，又幫助樹木去除蟲害，互助互惠，這個基本概念也是團員聊出來的結果，沒想到的是，這個創作初衷卻為他們開啟了一個特殊的生存方式，同時更照顧到藝術的價值。



▲ 2010 年〈日光域〉於香港藝術中心佈展。(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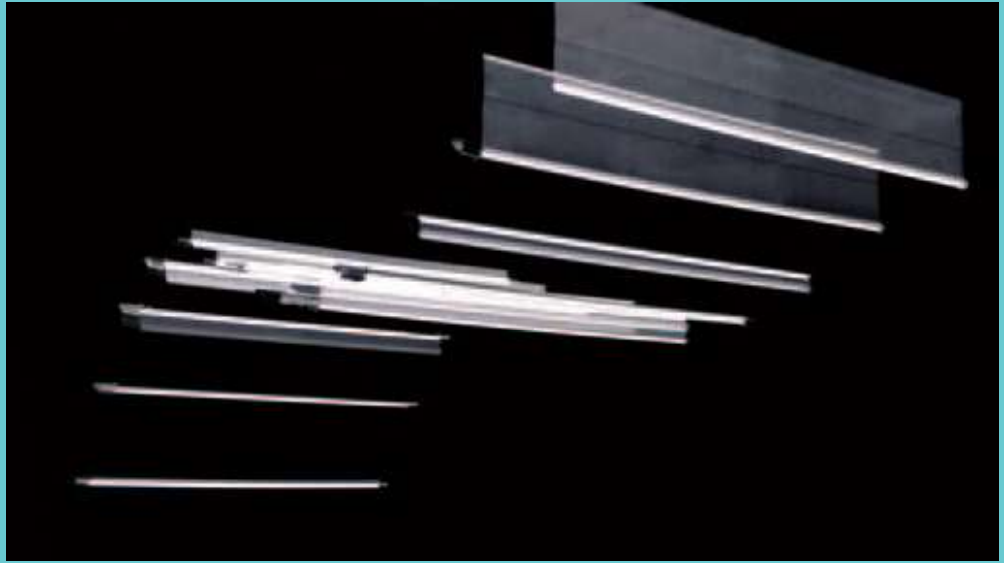
以計畫領導作品，以創作回應生存

生命本身不是現實。我們是那些把生命注入石頭和鵝卵石的人。

——弗雷德里克·薩默²

「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是豪華朗機工正在進行的一件照顧計畫，由台新藝術基金會贊助，原先計畫內容並不太符合贊助者既有的獎勵項目，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溢出體制的結果。由於藝術家堅持以照顧計畫的核心概念來發展，最後居然爭取到長達一年半的贊助（這個計畫從 2011 年 4 月起跑，預計今年 8 月發表成果），以幣值換算，這項贊助可謂所費不貲，然而如果單以成本考量，這根本不是藝術家可以籌措的經費，此照顧計畫也必定胎死腹中。是因為照顧計畫的基本精神，讓計畫得以實踐，間接反應了藝術家生存的正當性（即使，藝術家個人並未領取酬勞，但實踐過程似乎已經符合藝術生存的期待）。邀展、專案補助之外，藝術家們的生存策略還來自經常性的跨界服務，諸如舞台設計、電影美術指導、展場設計、空間展品委託製作等，其中他們比較期待的是委託創作，因為自主性高，業主也比較能從藝術創作角度看待合作關係。看來，就生存而論，即使有各種現實對策，如果背向藝術思維，在當代藝術生存地誌上，也就難以被標誌和陳述。對照上述各種對策，照顧計畫則站在生存策略與藝術思維的交會，藝術家藉此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文本，原先基於合作需要的對話關係發生外擴效應，藝術家從過往的跨界與技術本位朝向社會對話。

新媒體藝術創作者經常集體創作，以團隊掛名發表作品，既有在技術上相互支援的實際考量，對於「藝術家是孤獨的天才」此一浪漫懷想也頗有顛覆的意味³。而這種行動體現在約 80 年代出生的豪華朗機工這群團員身上，似乎更為貼切而理所當然。過去與劇團、舞團或電影團隊的共事經驗，無形中培養他們對合作的信仰，打破英雄主義的魔咒，尤其是豪華兄弟的務實性格在彼此的磨合過程中顯露無遺⁴，在每個計畫內容分工之前，他們戲稱一定要來一次「調頻」大會，就像一個樂團的組成，音頻對了之後，才有合奏的可能，最後在完成的作品身上，清楚傳達團員對話後的生命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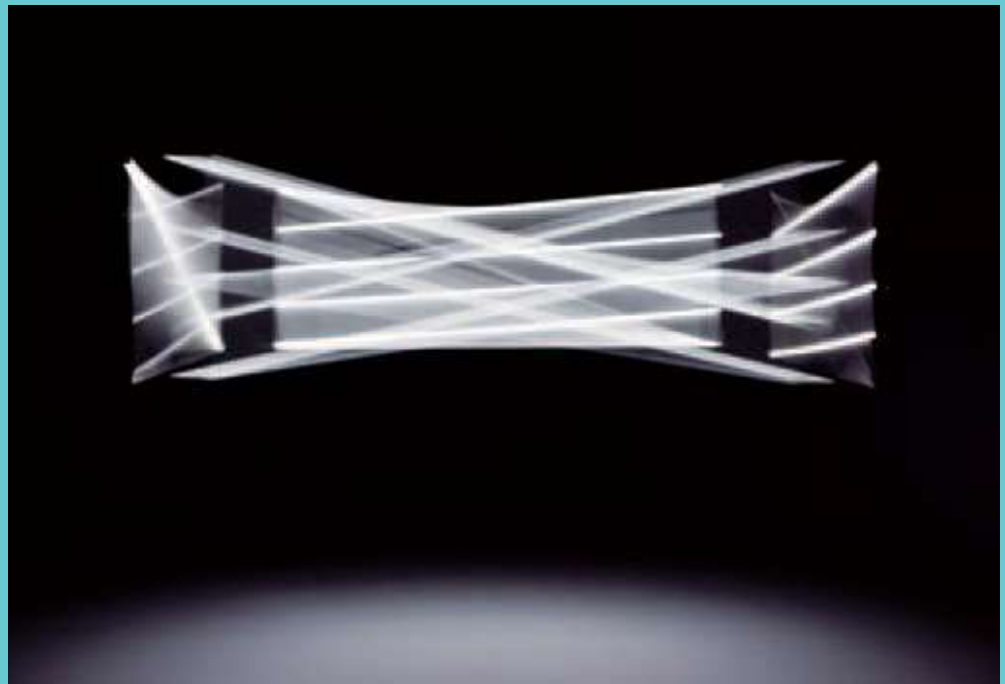


▲ 〈游泳適合複三拍〉之「游泳」，LED 日光燈、不銹鋼件、電子控制、馬達，2011。（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因此跨界不夠，他們還強調混種，「我們看到彼此沒有的，只有透過混種，才能內化為我自己的」。混種改變基因，質變的痕跡在合併以前的確是看不到的。我們即使可以在豪華朗機工的作品中指認每位成員過往就已經習慣表現的美感形式，但不得不承認身處作品其間的我們，已經感受到空氣確實不同。如張至維所描述：「機械、雕塑、錄像、音樂，所有成員各自擅長的技術，到此全都收斂成一種姿態」⁵。

以作品〈日光域〉為例，這是一件我們可能簡單拆解為物件 & 聲光的多媒體裝置，照例集結各自擅長的領域：影像與空間規劃（張耿豪）、機械裝置（張耿華）、程式設計（陳志建）、晶片和聲響（林昆穎）。不同的是，燈座是透過募集而來的回收物件，燈座主人則被視為捐贈者的角色（其姓名以類似光明燈的掛牌恭奉者），另外，控制燈光明滅的晶片是提供環保 LED 燈泡的贊助廠商為此計畫量身設計的。〈日光域〉這件作品，在豪華朗機工的整合出擊上，有三個層面值得紀錄：首先，它幾乎完美地結合了技術與人文，既包含類似達達主義的美學手感，附有科技主義的迷幻色彩，對豪華朗機工而言，它是一次成功的整合產物。其次，成員彼此間的持續性對話發酵，促使作品具有社會雕塑的內涵。如果我們對耿華的機械動力雕塑背景與朗機工的科技美學記憶太過清晰，那麼從此到彼的發展是足堪玩味的。第三，同心圓的漣漪效應：我們可以把照顧計畫想像為同心圓關係，藝術家、美術館、社會大眾、贊助廠商、後援部隊等的中心點是對話。

從 2010 年北美館「白駒過隙一山動水行」聯展中發表〈日光域〉、法國特雷亞尼克藝術計畫空間駐村，到 2011 年「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豪華朗機工逐漸發展出以計畫為導向的創作模式，「計畫型案子可以讓我們靈活運用到社會資源」，藝術家以非激進姿態鬆動一般策展模式，成為主動策劃者之一。由於他們在特雷亞尼克藝術空間的環境改造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天氣好不好則展現計畫驚人的動員力量，未來藝術家如何以中介的姿態參與社會，實在令人期待。



▲〈游泳適合複三拍〉之「四合」，LED 日光燈、不銹鋼件、電子控制、馬達，2011。（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游泳適合複三拍〉之「複三拍」，LED 日光燈、不銹鋼件、電子控制、馬達，2011。（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不再夢遊

朗機工是“logico”的諧音，取自邏輯（logic）一詞，而邏輯的字源是話語（logos, word），豪華兄弟則被視為感覺派藝術家⁶。前者強調概念，後者依賴直觀。具有哲學、音樂、美術背景的林昆穎仍然擅於在對話時拋出概念，重視人與人的豪華兄弟則常常挑戰概念背後的意義，無怪乎豪華朗機工這個團隊融合出一種既歡樂又世故的味道，甚至比以前更野心勃勃，他們參考一些企業管理模式，招兵買馬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技術開發、行政會計、作品撰述、展務接洽等）。總是處於動手做的豪華兄弟與同樣終日埋首程式的朗機工，絕大部份時間都是花在如何解決問題的探索狀態，給旁人科技樂觀主義的印象，磨合過程所建立的對話關係不僅為內部帶來正面的氣氛，創作核心也改以人為本位的互動關係。2011年在MOT/ARTS發表的〈游泳適合複三拍〉，成員的各個長項表現得恰到好處，團隊默契開始凌駕個人技藝，是豪華朗機工初試啼聲之作，儘管在創作概念上瀟灑著林昆穎的哲思，但無論作品背後藏著怎樣的哲理，都無法掩飾我們當下對它的好感，尤其當新媒體藝術富有人性或詩意的時候。也唯有在彼時，比較容易領會團隊所宣稱的「共感」。燈管是我們熟悉的日常物件，我們使用它也觀照它，它的緩緩移動不只是機械性的，它呼應著萬物運動的本能，也招來舞者的共舞。

〈飛行器〉(2001, 2004)、〈摩天輪〉(2004)、〈呆頭鵝〉(2002)、〈童年飛行計畫〉(2002, 2007)、〈白日夢機場〉(2004)、〈飛天鞋〉(2005)、〈勛斗雲〉(2007)、〈白日夢〉(2007)，一路走來，飛行一直是豪華兄弟的創作主軸，並總是被賦予極其具體的形象，詮釋內容雖然明顯帶有「日夢」的幻想特質，對觀者而言並不是超現實的，作品中翅膀或雲朵等具有飛行意象的載體，訴說作者童年美好的飛行記憶，停留在物件化的隱喻上。創作上習慣受感覺與經驗驅使的豪華兄弟，擅長將日夢形象化，卻也同時禁錮在飛行的想像裡。

朗機工的加入，似乎讓豪華兄弟從日夢的耽溺中走出來，飛行物件也搖身一變為實質的旅行計畫。「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飛行的意象由文本構成，從一隻鳥的塑型，到3D模擬截取37,200個畫格，對應為37,200名學童的手繪稿，最後再呈現為資料庫所支援的互動媒體。習慣親力親為的他們，則實際走訪全台273所小學，最遠的地點是外島蘭嶼，從他們的臉書上傳的圖片來看，簡直像旅行的日誌。

話語賦予日夢言說的力量，「使問題得以提出，迫使自己進入這一發問狀態中」⁷。這個提問之於藝術家只是個破題，「生存就是堅持」，耿華如是說。如同他們將「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意譯為「無論環境好壞，我們都要飛翔」一般，團結力量大，他們相信合作才能產生共感。合併後的豪華朗機工，在飛行意象上有如熱氣球之升空與飄移，視覺上輕盈無比，象徵著精神上的巔峰，有撫慰人心的作用，而當它緩緩升空那一刻，不也像白日夢的實現？

在當代藝術家生存地誌上，豪華朗機工佔據著這樣一個特殊的位置。原來他們總是在地面上蓄勢待發，呼朋引伴，場面熱鬧無比，以絢麗又謙虛的矛盾形象在天空中緩緩移動。如今，這個熱氣球更具召喚力，也企圖承載更多的遨遊者。

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 豪華朗機工，「天氣好不好我們都要飛」，藝術計畫，2011。（圖片提供：豪華朗機工）

註

- 1 豪華朗機工將自己的創作分為兩條路線：菌集、照顧計畫。其實菌集的概念在朗機工的階段就已出現。
- 2 見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黃燦然譯，《論攝影》，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頁272。
- 3 詳閱 Mark Tribe & Reena Jana, *New Media Art*, Koln: Taschen, 2006, p.12.
- 4 朗機工之於科技宅男，豪華兄弟比較像是生活經驗大師，他們常常以搏感情的方式向各種師傅討教，因而練就一身的好工夫，電影團隊的工作和對話模式也影響他們頗深，他們強調帶人一定要親自下海演練，又像訓練黑手，一起髒才能有效溝通。他們常把雕塑系的學弟找來幫忙，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電影熊貓人的美術指導，科藝所學弟也幫忙改寫《日光域》的晶片，這群學弟分屬帝凱互動科技與 Acetone 兩個團體，他們即將與豪華朗機工共組工作室，頗有泛豪華朗機工團隊色彩。
- 5 張至維，〈無用之用 - 豪華朗機工的「菌擊」與「灰塵」〉，《豪華朗機工個展—游泳適合複三拍》專輯。台北：MOT/ARTS，2011.02。
- 6 王嘉驥，〈以伊卡魯斯之翼飛行—對於張耿豪與張歌華創作的一些想法〉，《典藏今藝術》，第169期，10月號（2006.10）。
- 7 馬丁·海德格著，熊偉譯，《形而上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